



毅列傳第二十七

古史五十一

毅其先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封以靈壽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將報之患國小僻遠力不能致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而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

昭王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
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
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湣王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毅為
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并護趙楚魏韓
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于
臨菑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莒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毅
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
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昭王收
齊國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
五年天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會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
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
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
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耳惠王固已疑毅得
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毅
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
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
比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毅之降趙恐趙
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先
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奔群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
無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
遇將軍之意乎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
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
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
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業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兩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
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
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
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

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見丁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昭先三之迹臣之上計也

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毅卒於趙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間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間之宗也於是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間間旣在趙乃遺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

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信
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
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
寡人不爲君取也間與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捕
封乘爲武襄君其明年乘與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
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乘代廉頗廉頗攻
廉頗云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
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繼
曰華成君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
爲秦所滅云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

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
安期生安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
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蘇子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
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
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
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
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
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
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弃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
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

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執力固然耳廉頗拒王齧於長平
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
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
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
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執力以謂毅不下二城將
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樂毅列傳第二十七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八

古史五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
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
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廉頗
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
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
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
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
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
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

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乃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華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群臣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辱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郡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

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齎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齎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齎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相如至謂秦王曰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間歸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

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歸歸趙王以為買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黿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四巡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黿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奏聲明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鈺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
鈺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
鈺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鈺秦
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
以待秦不敢動既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
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
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
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嘗稱病
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

相如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名耳
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
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取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將
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之急
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門謝罪曰
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言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三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也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對如廉頗言八召問奢對曰其道遠險狹難救之言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自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

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

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

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

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

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

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

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奢

曰脊後令戰許歷復請諫史記本戰作邯鄲字素曰先據

武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乎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
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
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
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
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
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
者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其母上書言於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去
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
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
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
而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絕其糧道分斷
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括出銳卒目搏戰秦
軍射殺括括軍敗四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

所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戰歲餘幾不得脫賴楚
魏諸侯來救乃得解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
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
死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
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為信平君為假
相國頗之免長平歸也方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
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
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
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
魏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
魏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頗居梁久之魏不
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得
於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
壺令毀之使者既見頗頗為之一飯斛米肉十斤被甲上
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
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頗在
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
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
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代將歲餘匈奴每
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
曰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奉
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數言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
之軍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
匈奴可四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之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蒙恬既一

入魏趙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
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柏齋封
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拒韓魏趙王
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牧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
遂滅趙

蘇子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
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

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士
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其用捨爲趙之存
亡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八

田單列傳第二十九

古史五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
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
而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
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唯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
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
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
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吾
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
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

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反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軍言城中人見齊諸降皆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曰及問曰吾懼燕人獨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焚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涕泣其欲出戰悉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
所過城邑皆畔燕歸 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
河上而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
政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而以為齊相單嘗過菑水有老
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衣之襄王聞而惡之曰單
厚施將以取吾國乎不早圖後之矣王左右有貫珠者王
問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國中
曰寡人憂民之飢田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田單解
裘衣之善單之善則亦王之善已王曰善賜單牛酒貫珠
復勸王布令國中求飢寒者而收穀之於是國中皆曰田
單之愛人王之教也王說單乃安齊之士有貂勃者嘗諫
單單飲之酒而問之曰君何以得罪於先生先生之毀單
也勃曰跖之狗可使吠堯使勃得為公狗顧將為公攫噬人
矣尚何謗哉單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害單請於
王使勃使楚勃至楚楚王觴之數日不反九人因謂王曰
匹夫而能牽留萬乘豈不以據勢哉安平君之於王君曰
無禮上下無別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之雄俊其
志欲有為也王入之它日王顧左右曰召相單來單知王
怒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王乃曰子無罪
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貂勃從楚來王賜諸
前酒酣王復曰召相單來勃避席稽首曰王安得此亡國
之言乎昔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燕之破齊王走之城陽之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弊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當是之時闔城陽而王之天下莫能止也安平君為棧道木閣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不亟殺此九子以謝安平君國危矣王以為然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單夜邑萬戶單將而攻翟魯仲連見之曰將軍不能下也單不謝而去攻翟三月不克乃問仲連曰先生何以知單之不能下翟也連曰將軍之在即墨也坐而織蓆立則杖插為義士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

屈原列傳第三十

古史五十三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原造為憲令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

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六破楚師於
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
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臣靳
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
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
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昭王會懷王欲行平曰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二稚子子蘭勸王行秦
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
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
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皆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平既嫉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
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
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廢
不用而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一篇之中而三致志焉

離騷之作自懷王之世屈原始見疏而作矣今案離騷今
之文斥刺子蘭宜在懷王末年頃襄王出故正之於此

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
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於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
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今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

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涕泣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
結紆軫兮離慙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誦以自抑列方以
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
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
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
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
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
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是邑犬群吠兮
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
異采材撲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
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吾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

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
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
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唸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
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
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
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
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其志
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蘇子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
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
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
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
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
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屈原列傳第三十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古史五十四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躅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昭王以范雎故欲爲之報仇求魏相魏齊而殺之魏齊亡走趙依平原君秦召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齊夜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齊皆之魏依信陵君信陵君難之齊怒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不得志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

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趙豹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
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
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
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
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
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

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
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
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
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
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二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
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

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
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
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
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六城收天下以
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
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
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去秦禍也與之則無

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
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地而給無已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奉
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與孰吉緩辭讓曰此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緩對曰王亦聞
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
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
又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如

言故其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工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句惑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也

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見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不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

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各魏爲從

蘇子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奔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奔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白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吳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心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心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何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已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求有所決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令其人在是

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嘗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嘗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安在
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平原君曰勝既已
泄之矣衍許諾仲連見衍而無言衍曰吾以居此圍城之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
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吾以
魏無從須古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之
後素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曰先生助不
齊奈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
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
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

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
 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衍曰然仲連曰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
 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
 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二公也九侯有子而好
 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
 紂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
 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一言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蒲衽抱頭

天子已食乃止而聽朝也魯人具莞蒲不果納不得
 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紂已死湣王欲入弔夷維
 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殯棺設北面於南方
 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
 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禮
 豈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
 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不與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
 使其子為諸侯姬妃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

聖文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行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唐
天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仲
連讓使者曰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子
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餘年燕將
卿氏攻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燕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田單曰
或曰守城之遺策將曰吾聞之智者不怯

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
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
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
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
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

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
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
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
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
地定封富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
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
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此

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
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於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
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
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耻
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下會也 以曹子以一劍之任技
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斷氣不悖三戰之所亡
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譙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
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恚之節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則單遂
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子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文合而寵祿附之
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
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
瀆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

而已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古史五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一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母愛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大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
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
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楚曰然爲
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北亦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
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一曰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
立子爲適嗣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其
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
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
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
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夕一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
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
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
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
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
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舉之因涕泣曰妾幸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
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遣楚
而請呂不韋傳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
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
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楚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為王
陽夫人為王后楚為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楚代立是為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
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万人當是時魏有

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
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者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
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
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
韋乃進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謂腐
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諫論之拔其鬚眉

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毒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九年有告母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方之雍郊毒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夷其宗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毒連不韋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不韋

不韋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為其進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十年不韋乃免不韋相及齊人茅焦說秦秦王乃近太后於雍歸後咸陽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怒不韋毒皆已死乃皆復歸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號為帝太后與襄王會葬芷陽

蘇子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

能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虛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輿納
於其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
君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